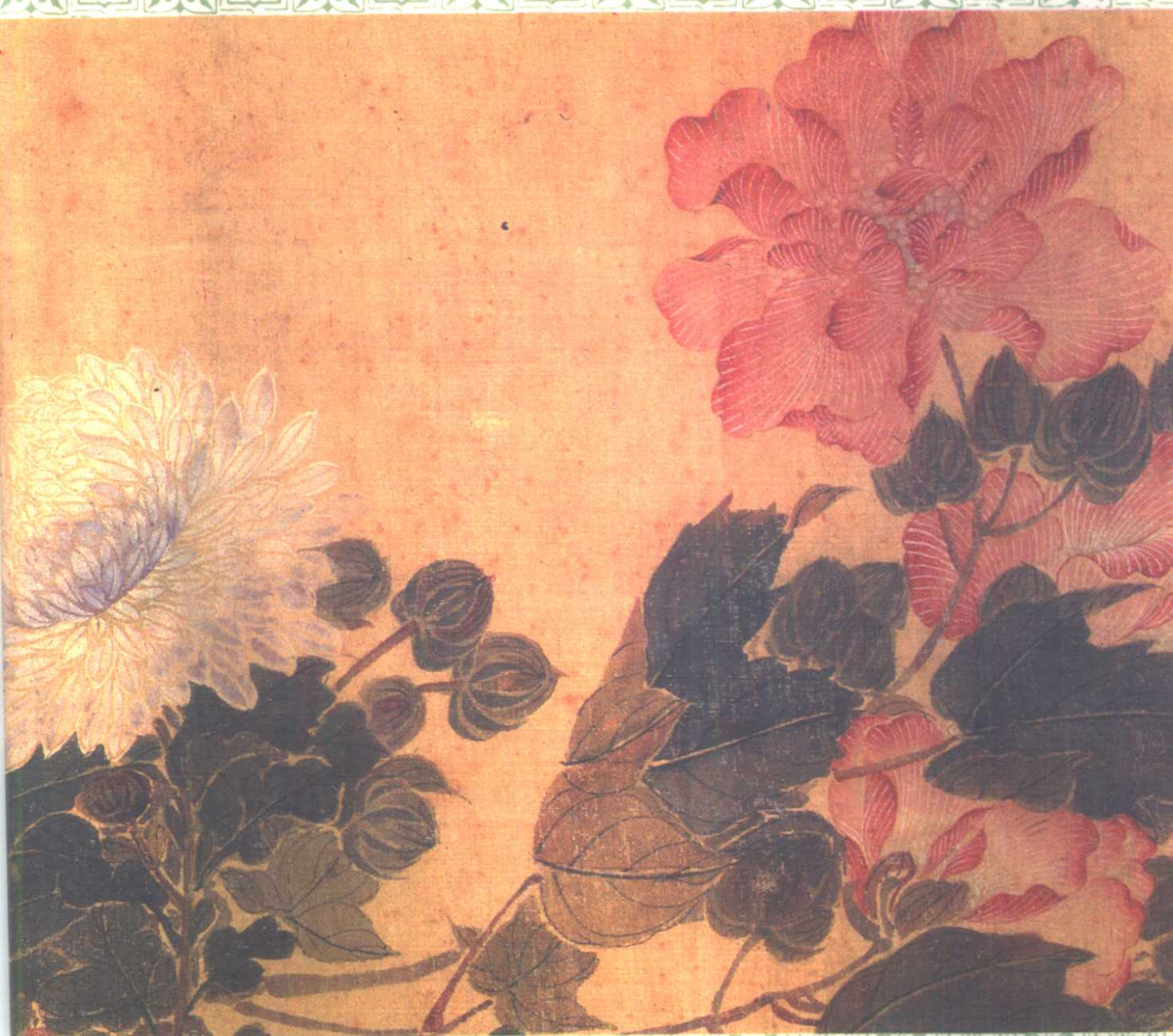


花鳥詩歌賞讀辭典



中國旅遊出版社

I227-61

1227-61

2

张秉成、张国臣主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花
鳥
詩
歌
鑑
賞
辭
典



花鸟诗歌鉴赏辞典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6.75 插图：8 字数：1500千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7500册 定价：30.00元

ISBN 7-5032-0246-7/1·31

主编
副主编

张秉戌
张天定
张秉戌
王本仁
林从龙
金勇

张林国
林从国
张国志
张天定
张天定
钟伟勇

贺家珍
纪元始
史继中
顾潜

王占威
马光琅
王亚仑

撰稿人 (依姓氏笔画为序)

丁于	芒燕	丁万	广陆	惠军	力上	一官	力马	耘来	于马	浩迺	于淑	敏光
于云	燕之	王王	王化	录录	王王	长立	王水	欣醒	王元	明仁	马晓	天楷
王中	华成	王良	王晓	荣平	王忠	烈行	王新	水照	王本	英斌	王亚	伊思
王自	成汉	王晓	伯伦	平伦	王宽	行君	王志	国强	王岱	增全	王德	宗伟
王振	秋秋	王文	元章	伦章	文孟	丽琳	邓志	霞霞	王邓	甫全	邓国	伟华
韦湘	秋秋	文叶	吕智	敏智	叶朱	吉余	田朱	远谦	史继	朱彤	史继	朱妙
孔祥	允昌	吕智	敏智	敏智	朱家	余余	楼朱	步楼	朱步	楼朱	朱妙	荷妙
司徒	安健	朱刘	朱宝	清如	朱刘	家玉	向刘	明基	伍志	华毅	邬卓	国英
朱易	健雨	刘刘	刘铁	相宽	刘刘	玉梦	刘汤	正高	刘许	志宁	刘许	卓兆
刘牧	雨明	刘牟	铁家	宽春	刘孙	移世	纪杨	才始	杜宇	然笙	苏森	真祐
阮堂	明隽	牟杨	家长	春龙	孙杨	明中	杨怀	武始	杨宏	洁洁	杨李	晖晖
杨燕	昌凯	李李	子达	龙武	李文	基中	李文	钟光	李允	久民	李世	英中
李世	凯若	李李	达建	华华	李李	修国	李争	光潮	李兴	美美	李孝	明明
李明	若印	李李	建德	钧公	李肖	占鹏	李海	海潮	李尊	章章	李瑞	宇宇
李勤	印骏	李李	德调	公沛	肖吴	曼正	吴小	秋左	李希	桂桂	吴何	定定
吴家	骏玲	李李	调尊	沛生	吴余	正平	何余	左良	何承	旺旺	何何	刚刚
何艳	玲红	李李	尊文	生震	余汪	汪振	余汪	良新	余德	民全	何何	正正
何应	红俊	李李	文恪	震恪	汪宋	宋振	汪宋	新场	汪民	锡福	何何	秋秋
汪紫	俊俊	宋宋	恪恪	震震	宋宋	宋振	宋宋	场场	宋锡	福福	何何	红红

张毅 张英 张志 张锡 张陈 林金 周房 郝赵 赵侯 贺徐 陶萧 彩韩 董傅 蒲霍 魏魏
 张新 大承 张承 张锡 张陈 林金 周孟 赵赵 赵赵 贺徐 陶曹 阎韩 董焦 廖霍 魏魏
 张才 良昭 张洪 陈祖 陈范 周周 孟赵 赵赵 姜秦 郭黄 常梁 彭董 谢熊 穆魏
 张天 定霞 张桂 陈曦 武国 范能 周伟 周瑞 柏赵 赵秋 胥桂 高黄 常梁 彭喻 靳樊 穆魏
 张安 生华 张振 大康 路勇 怀愈 锡主 胡赵 赵钟 姚顾 高黄 常韩 彭喻 蓝薛 戴戴
 张永 君 张家 顺 陈天 从 林金 周治 郑胡 赵赵 侯姚 顾唐 黄崔 韩彭 程蒲 薛戴
 君 顺 啸 龙 透 华 川 涛 天 玎 健 祥 京 玲 苏 运 凤 明 云 夫 力 群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
 技术编辑
 摄影
 题签

张才 兴 仿 仿 文 露 正
 滕 滕 滕 吴 王 邹
 范 滕 滕 滕 吴 王 邹

出版说明

继《山水诗歌鉴赏辞典》之后，我们又为尊敬的读者奉上这本《花鸟诗歌鉴赏辞典》。

花鸟与山水，形同姊妹，不可或缺。山明水秀，鸟语花香，方使大千世界绚丽多彩、生机盎然；花鸟诗与山水诗也是不可或缺，花鸟诗同山水诗一样，会使你得到优美的艺术享受，激发你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提高你的审美意识，增益你的审美感受，也还可以伴同你在游览自然风光之时，增添几多情致。为此，我们又精选了自先秦以迄当代之歌咏花鸟的诗歌（包括少量的词）1053首，邀请了国内老中青专家、学者以及专业工作者撰写了精美的赏析文章，将此荟为一集，名之为《花鸟诗歌鉴赏辞典》，以飨读者。

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北京国际旅游年杪，而它面世之日又逢第十一届亚运会召开之时，因而，我们特将此书作为《山水诗歌鉴赏辞典》的姊妹篇，奉献给第十一届亚运会和广大的读者。

凡 例

- 一、本书共收478位诗人，1053首诗词。所选诗词以现行通用版本为准。
- 二、本书分为花、鸟两大部分，收花116种、鸟73种。花、鸟均依其所属纲目，由低等到高等之顺序排列先后。有少数花、鸟，只见古籍，今无可查考者，则列于花、鸟部之后。
- 三、本书所选之花鸟诗词（花565首，鸟488首），分别辑于该种花、鸟简介之后，又以诗人生年先后为序；生年同者，依卒年先后为序；生年无考者，酌予列入适当位置。
- 四、本书一般一首诗（词）附赏析文章一篇，亦有少数组诗归于一篇文章赏析者。
- 五、本书之赏析文章对诗（词）中疑难词句，只作简略解释，亦有于篇末作简要注释者。
- 六、本书采用简化汉字，如遇易于产生歧义者，则酌予使用繁体字。
- 七、本书之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后，则采用公元纪年。
- 八、本书附有古今著名字、画10幅。
- 九、本书附录有：诗人小传、篇目笔画索引等。

前 言

(一)

花与鸟，历来就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对象。

面对百花吐艳，群芳竞放，鸟语禽言，迭奏宫商的美景胜境，谁不为之倾倒、不为之欣悦呢！

常人尚且如此，那么对于多情、敏感的诗人，则更会陶然欣喜，诗意遥生了。陶渊明咏菊，王羲之爱鹅，林和靖“梅妻鹤子”，周敦颐赞颂莲花等等，早已传为佳话。因此，从遥远的古代起，花和鸟便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以生花的彩笔，写下了大量优美动人的咏花咏鸟的诗歌，其数量之多，足可超过一部《全唐诗》；其名篇佳构，则是举不胜举。这些难以计数的花鸟诗，从古及今，一贯流注，形成了我国花鸟诗发展的历史长河。它与山水诗、爱情诗、咏史诗等同样有着极高的成就和审美价值，它同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花鸟诗虽不像山水诗那样，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一个流派，但它的地位与价值却不因此而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发生、发展、变化，与山水诗几乎是同时同步，表现出的特色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据此，我们不妨说花鸟诗与山水诗是联袂而至的一对孪生姊妹，它们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不过，长期以来，花鸟诗以其题材小而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些人以为写花写鸟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其实，这是偏见。我们不能以题材之大小而定其高下、辨其优劣。一滴水

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小题材同样可以展示大千世界的风采，折射出时代的光芒，表现重大的主题，又怎能小觑它呢？当然，花鸟诗在诗苑的百花丛里算不得牡丹、芍药，但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朵艳丽动人的小花。采撷这朵小花，供人赏玩，不唯得到美的享受，情操的陶冶，而且也可以从中汲取到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提高审美情趣，净化心灵，进而增益心志，热爱祖国的有益的营养。我相信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会有推动作用的。

花鸟诗与山水诗同属咏物之作。清人俞琰对咏物诗的发展、演变曾做过精辟的概括：“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咏物诗选·自序》）这里未言及清与近、现代，但后继者再沿其传是人们所公认的了。关于山水诗的产生、发展、变革的历程，我在《山水诗歌鉴赏辞典·前言》中已做过概要的叙述，花鸟诗与之相类，因而这里便不复赘言。

（二）

花鸟诗既然与山水诗相类，那么二者自然有着相同的特点，但是花鸟诗毕竟还有自身的特色。所以，这里只就其独特之处做几点说明。

第一，比兴寄托

比兴说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法则，也是诗论的重要标准。自先秦起，比兴说便已萌生，此后代有明发，极其详备。花鸟诗既以咏物为其内容，那么比兴寄托便成为它的灵魂，若非如此，就会有损于花鸟诗应有的价值，以至流于下格了。对此，古代诗论家颇多精采的论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张戒《岁寒堂诗话》）“以言内之事，写言外之重旨。……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刘熙载《艺概》）“若有物

色而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文镜秘府》）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比兴寄托之于咏物诗的重要。显然，花鸟诗如“专意于咏物”，别无“重旨”、“无意兴”，诗中没有诗人，那就“为用也几何”！索然寡味，无美可言。因为“自然中美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显示出美。”（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因此，我们的诗人几乎无不重视比兴寄托，他们笔下的花鸟之作也大都以比兴寄托为其追求的至极，为其明显的特色。

试看李白诗《孤兰》：

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荒没。
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
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
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

托物言情，寄意幽深，诗之比兴寓托是很明显的。这里的兰花已不再是一般的“无情物”，而是表达诗人感情、思致的媒介，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心态的折射物了。杜甫《双燕》诗：

旅依惊双燕，衔泥入北堂。
应同避燥湿，且复过炎凉。
养子风尘际，来时道路长。
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

此诗既写燕又写人，人燕合一，托燕寄慨。诗中燕子奔波劳碌，筑巢哺雏，其实正是诗人挈妇将雏，漂泊流离的象征。他的《燕子来舟中作》同样是人物合一的作法，既咏燕又咏怀。卢世澹评云：“此子美晚岁客湖南时作。七言律诗以此收卷。五十六字内，

比物连类，似复似繁，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却又一字不说出，读之但觉满纸是泪。世之相后也一千岁矣，而其诗能动人如此。”（《杜诗集注》）“能动人如此”正是由于诗中有寓托、有诗人在。王冕《墨梅图》，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

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诗人借咏梅而言志，赞颂了不随风逐俗，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表达了深蕴的浩然正气。同样，郑思肖《画菊》：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名为咏菊，实则咏怀。诗人以菊花自喻，表达誓不屈节仕元的爱国情操。李东阳《白头翁画》：

莫道春风好，春风易白头。
君看花里鸟，亦有世间愁。

借画景慨叹春光易逝，人生易老，因而告诫人们应该珍惜年华，不使老大徒伤悲。

此外，陶渊明的《拟古》（仲春遘时雨），描写了初春时节，双燕归来的动人景象，表达了隐居不仕的情怀。杜甫《归雁二首》，深寓不得与亲人团聚的感慨。《孤雁》，寓托思亲之情，进而反映安史之乱，家国之感，读来含蕴深永，令人回味无穷。朱耷《题孔雀》，纯系借题发挥，对清朝统治者极尽嘲讽。李商隐《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冯浩称之为：“借牡丹写照也。”杨万里《玉

盘盂》，借咏芍药而抒愤寄慨，誓不与权宦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溢于言外。

不用更多举例，你会清晰地看到，这些诗无一例外地都有寄托，都有诗人的血肉之躯。“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沈祥龙《论词随笔》）。

在花鸟诗中还有一种“禽言诗”，这种诗是诗人托为鸟言的寓言体诗，与其说是咏花咏鸟，不如说是诗人在写人写事。花鸟在诗中无非是一种人格化的具象，是一种载体，与花鸟本身无甚关涉了。这种诗，最早见于《诗经》，例如《鸛》，诗中用母鸟的口吻诉说了猫头鹰给她带来的灾难。写的是禽言，说的却都是人话。情境宛然，哀怨动人。汉乐府《雉子班》，也是感人至深的寓言诗，尽管诗很稚拙，但明显的是诗中所描绘的鸟已经人格化了，它不再是雉，而是完全关涉人事的一种象征物。唐人寓言体诗勃兴，李白《山鹧鸪词》，柳宗元《放鹧鸪词》、《笼鹰词》，刘禹锡《飞鸢操》等是其优秀的代表。这些诗都是“诗中有人”，“诗中有我，或将我跳出题之旁，或将我并入题之内。”（阮葵生《茶余客话》）于婉曲中寄托了诗人的理想、情趣、追求、愤怒等等诸多意蕴。像李白的《山鹧鸪词》，诗人将山鹧鸪、大雁、山鸡等全部拟人化，借山鸡劝说山鹧鸪不要嫁予大雁，尤其不要随大雁回到北方的故事情节，歌颂了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精神。刘禹锡的《飞鸢操》，**采**括《庄子》中《惠子相梁》的寓言故事，塑造了一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飞鸢的形象，借以暗讽“永贞革新”的反对派武元衡等。诗人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他们的凶残、贪婪的本性和卑鄙、龌龊的灵魂。读来颇觉痛快淋漓，意蕴深含，发人深想。

清人沈德潜说：“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为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说诗碎语》）明人李东阳也

说：“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感发，惟有寄托，形容摹写，反复风咏，以俟人之自得。”（《麓堂诗话》）这里都讲到了作诗何以要有比兴，有寄托。作为咏物之作的花鸟诗，“因物而兴怀”，其中既要有物——花和鸟，又要有怀——诗人的心志情怀。诗人要把二者融洽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给人以“动人之情”，给人以“感发”，使人思而“自得”，因而运用“比兴互陈”，使诗有所寄托，是花鸟诗写作的重要原则，也是花鸟诗表现出的主要特色之一。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花鸟诗一定要有寄托，从我们见到的花鸟诗中可以发现，有些花鸟诗并无深意可言，它们只是诗人的一时兴会，对花鸟做了形象而传神的描绘，表达了某种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赞赏之情，说不上什么寄托。尽管如此，这些诗同样有其可读性，有其审美价值，而且其中也有不少名篇佳作。比如张谓的《早梅》、骆宾王的《咏鹅》、揭傒斯的《画鸭》等等。这些诗在体物肖形、刻画细腻、构思新巧上都有独到之处，都有可堪学习的艺术技巧，对于满足人们的审美享受，提高审美的情趣，仍不失为优秀的佳构。

第二，形神兼备

“形”与“神”的概念，最早见于先秦诸子的著作，六朝时期便成为玄学、佛学的重要命题，同时也影响到了文学艺术，在绘画方面首先使用。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主张，及至唐初，人们仍尊之为准则。此后，形神之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艺术的发展，便逐渐丰备起来，使用范围也由绘画扩展到诗歌等各个领域，成为创作、鉴赏的重要标准，成为极富民族特色的重要艺术理论。

在咏物诗中，形与神完美和谐的统一是又一至关重要的法则。自唐以后，有关形神的论述实在是丰富得很，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以形写神”和“以神写形”等等提法。尽管论者在主张上有

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却是一致的。“诗之象，如人之体象，须使形神丰备”（徐寅《雅道机要》），正是如此。

那么，什么是“形”和“神”？二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所谓“形”，指的是诗人歌咏的对象的外形，也即审美客体的外部形态特征；“神”，则是指对象的精神、气韵。“形”是“神”的载体，“神”则是“形”的灵魂，二者互为一体，不能分舍。就花鸟诗来说，花之形貌、色泽、香气，鸟之体态、羽毛、啼啭等，是其“形”；花之韵味，鸟之灵性，则是其“神”。如果花鸟诗做到“意得神传，笔精形似”（张九龄《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即形神俱备，那么它便可成为自然人妙的成功之作。

我们这本《花鸟诗歌鉴赏辞典》收诗千余首，这些诗都可以说具有形神兼备的特色，其中有的侧重“以形写神”，有的侧重“以神写形”。但无论诗人的倾向是什么，他们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以形写神”，是指诗人侧重于“形似”的描写，犹如绘画中的“写实”，即抓住花鸟各自的外部特性，“把那特性，或者至少把对象的重要性质，尽力表现得鲜明得势。”（泰纳《艺术哲学》）做到对象摹写的“形似”，而后由“形似”达于“神似”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真景逼而神境生”。（笪重光《画筌》）我国古代花鸟诗中具有这一特点的诗歌为数众多，特别是六朝时期，大多是“以形写神”之作。例如沈约的《咏芙蓉》：

微风摇紫叶，轻露拂朱房。
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

荷花在诗人的笔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色彩明丽。“微风”、“轻露”，一摇一拂，使荷花的动感全出，风神宛在。后二句

更借莲映己，于联想中传出神韵。庾信的《杏花》诗也是由景入情，“以形写神”的好诗：

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
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
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

一句点时点地，二句写杏花初绽，三、四句写远景近景，五、六句写诗人的高情雅兴。这里有杏花华美浓艳的芳姿，有诗人之深情逸性。情景宛然，历历在目，形神俱佳。再如王维的《红牡丹》：

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
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

前二句写花之形态、色泽，第三句转入情语，写感受，结句表达了怨春之意，怜花之情，也是由景入情，“以形写神”的佳作。杜甫的名诗《画鹰》：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诗人从摹写画中的苍鹰形象入手，前六句实写，句句不离鹰，刻画出鹰的“真态”。“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鹰的形象维妙维肖。“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则是诗人志向的传真写照。全诗洋溢着青春勃发，积极奋起的昂扬的战斗精神，看上去句句写

鹰，实则处处写人，鹰的形象无非诗人精神的外射。这种由形入神，又形神俱现的艺术效果，堪称咏物之典范。再有刘孝绰的《赋得始归雁》：

洞庭春水绿，衡阳旅雁归。
差池高复下，欲向龙门飞。

同样是得“以形写神”之妙的好诗。春暖花开，雁阵成行，自南而北。诗人把这一情景描绘得活灵活现。前三句实写，结句虚拟。由形似到传神，可谓形神俱佳。以一篇《鹧鸪》诗而被誉为“郑鹧鸪”的郑谷，他的七律《鹧鸪》，也是“以形写神”的精湛之作：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
雨昏青草湖边树，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唤湘江曲，苦竹丛深春日西。

此诗“读后觉得确是鹧鸪，其他禽鸟移用不得”，因为诗人摹绘逼真，使其形似，但又未止于“形似”，而是以若即若离的笔法，令人神驰和共鸣，由形似而致神传。沈德潜称赞说：“咏物诗刻露不如神韵，三四语胜于‘钩辘格磔’也。诗家称‘郑鹧鸪’以此。”（《唐诗别裁集》）

此外，萧纲《雪里觅梅花》、谢朓《咏蔷薇》、鲍照《答休上人菊》《咏双燕诗二首》、沈约《咏湖中雁》、庾信《秋夜望单飞雁》、张正见《朱鹭》、张谓《早梅》、白居易《惜郁李花》、杜牧《鹭鸶》、杨万里《垂丝海棠》、洪适《聚八仙》、纪昀《罌粟花》等等，也都是以形写神，由景入情的优秀咏物之作。

明人王履《华山阁序》中说：“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

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这里所谈虽指画事，但诗画本一律，诗歌中的形神问题也应作如是观。

“以形写神”并不是只求“形似”，而是讲究于“形似”中传神。我国的花鸟诗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诗人对待审美客体不做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摹写，而是创造了独特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形写神”，就是这种形式的重要手段，它使形和神、内容和形式、真和美高度统一起来。

“以神写形”又是一种表现形式。“以神写形”不是不要“形似”，而是指诗人将表现花鸟之“神”放在了重心的地位，突出的是诗人的主观意绪。诗人在求“神似”的同时，仍使读者感悟到“形”的存在，而且其“形”不可“移易”，犹如绘画中的“写意”一般。这个特点在入唐以后的咏物诗中更为明显，花鸟诗自然也如此。特别是宋元文人画的长驱发展，更刺激了诗人“写意”的意识，以致“遗貌取神”、“离形得似”的咏花咏鸟之作大量出现。到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由于“神韵”说、“性灵”说的影响，花鸟诗几乎成了诗人表达主观心性的特殊手段，花鸟诗中的诗人主观抒情写意的色彩更加强了。于是这种由情人景，以神写形的特色十分明显，具有这种特色的诗便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例如，被沈德潜称为“取神之作”的陆龟蒙的小诗《白莲》：

素蕊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
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晚风清欲堕时。

通篇不在莲花之形貌上落笔，而是写花之于人的感受、联想，但莲之形貌风神却宛然在目，读者自可从诗人的描绘中思而得之。王令的七绝《白鸡冠花》也是如此：